

人间物语

饭碗

| 岗夫 文 |

小时候住在外婆家，正逢困难年，每近月底，外婆常常会对着一堆空饭碗发愁。那时候对家长来说，操持好一家子的吃饭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因为每人有每人的定量，你多吃了，别人就要少吃。舅婆常唠叨的口头禅是“老小不要蝗虫吃过界”，于是，烧饭改成蒸饭，每人碗里的生米都是称好放的，为了便于区分，舅婆把家里的碗钵盆罐都用上了，到吃饭时，灶台上的大锅盖一开，舅婆在热气腾腾的蒸架上趁热拿出各人的饭碗，十人十样，有的吃陶钵，有的吃搪瓷盆，有的吃大碗，有的吃小碗，绝不会弄错。就是这般精打细算，到月底，还免不了要用副食品券去换粮票。

当年的粮食都是计划供应的，吃米买米都要用粮票。我们这一辈的人都有“领粮票”的经历。小时候每到月底，居民小组长就会挨家挨户来通知大家，到某家去领米票，大家就带好供应证和图章，自觉到指定的邻居家里去排队，把供应证依次放在桌上，就等粮店的工作人员叫名字。坐在小圆桌前的粮店工作人员，严肃认真对照你的供应证，从自己的黑色公文包里，拿出对应的牛皮信封，把下月的粮票油票当面点清楚给你，然后在信封上敲上你带来的图章，领粮票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如果是过年，还有很多副食品的小票，有肉票、鱼票、豆制品票、糖果票等十多种票，更要小心翼翼收好回去交给大人。因为发米票的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，叫上一声老伯伯，领米票的过程就让人更感温馨。

或许是饿的原因，小时候有一个情景至今难忘。那是一个上班的早晨。父亲抱着我，准备上幼儿园。走到棚下街粮店的门口，看见一小贩正在卖海蛳螺，父亲掏三分钱还是五分钱我已忘了，买包海蛳螺吃吃。只见小贩拿出旧报纸撕出的方纸，折成一个三角包，从散发着酱油汤香气的钢精锅中舀出几勺海蛳螺，装进纸包递给父亲，还不忘加一调羹汁，于是父母和我就当街吮

吸吃起来，感觉十分鲜美。父亲笑着说，今天就算吃着肉咧。

那时候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捉襟见肘，大米常要搭一些杂粮才能满足需求。记得搭过山芋干，搭过麦片，有时甚至直接供应玉米粒。麦子不能直接吃，就要加工成麦片或者磨成粉。城里一般没有麦子的加工厂，只能背着麦子到市郊的农村粮食加工场去加工麦片，当时最近的是在大王基，在一棵老柳树旁有一座简陋的粮食加工坊，孤零零矗立在田埂上。因为没有公交车，我都是走着去背回来，小时候这种在田埂上背着麦片袋一脚高一脚低走回来的经历，让我更懂得珍惜粮食。

1977年，高中毕业的大弟根据当时的政策要求，要带上户口和粮油关系到家长所属单位的农场当知青农民，他被分配到因围湖造田新建的马山纺织农场。这是一群正在青春期长身体的孩子，能吃能睡能玩，就是对种庄稼一窍不通，得一样样从头学起，要他们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几乎不可能。于是不少人就经常偷偷溜回城里的家中“蹭饭”吃，但那时城里也是凭户口领粮票计划供应米面，你回来吃饭就是从家人的碗里分饭吃。记得一个深秋傍晚，全家人正准备吃晚饭，大弟突然推门而入，虽然一脸疲惫但还是抑制不住回家的高兴，准备坐下来吃饭，此时的母亲看了一眼桌上的饭碗，高兴的脸瞬间晴转多云，她一面从已盛好的碗中逐个拨出米饭，凑成浅浅的一碗推到大弟面前，一面忍不住嘀咕起来，指着楼梯口已经掏空缩成一团的布米袋，数说家里的米实在不够吃，说着不禁潸然泪下……听着听着，大弟拉下脸来，一赌气把碗一推起身就走，家人赶紧起身劝阻，但大弟执意而去，两难的母亲忍不住抽泣起来……此时夜色渐浓，我推起自行车沿着老街猛追出去，边骑边寻，从五爱广场、通德桥、水车湾、大王基一直追到河埭口，终于在昏黄的路灯下看到正在匆匆赶往马山的大弟，他看到我，委屈的泪水瞬间噙满了双眼。骑车

回去的路上，大弟坐在后面默默无语，只有明晃晃的月亮把我俩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大弟回家明显少了，但人虽然不回来，却经常让人带口信或写信回来，让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放心，他在那里蛮好。隔年夏天，正是麦收时节，星期天单位正好有卡车去马山，母亲听说后特意让我随车去看看大弟，并烧了一大搪瓷杯子红烧肉带去。车子停在大堤上，我循着田埂边问边寻，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大弟所在的农场生产队。弟弟看见我去十分高兴，准备带我去农场四周看看。当我问清楚他今天的农活是割麦后，就找了把镰刀戴上草帽拉他一起去了麦田。分给弟弟收割的麦田里，草长得跟麦子平分秋色，稀稀拉拉。我和大弟一字排开齐头并进，不过没过多一会他就超我前头去了，我割麦还是初中农有过的经历，和大弟农村历练相比，这点经历不值一比了，直到太阳西斜，在大弟的帮助下我才算把那垄麦子割完。回到他的宿舍去拿杯子时，才发现杯子里的红烧肉已被同室知青吃个精光，大弟笑着对我说，我们这里都这样，谁家送来吃头，见者有份，吃光为止。

现在生活中，大人嘴里常念叨的“饭碗”，更多的是讲孩子将来工作的落实，职业的选择。两年后的春天，市里有政策，农场知青可顶替父母招工进厂，农场里人心浮动，大弟也给家里连续写信表达想顶替进厂的愿望。此时正好春季征兵开始了，大弟表示如不能顶替进厂那就报名参军，总之农场是不想待了。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，母亲反复看着大弟来信，思来想去为了大弟有一只好的“饭碗”，唯一办法就是自己提前退休，此时离她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七年。然而这个不容易下的决心一旦下定，妈妈马上着手办理提前退休手续，一个月后，大弟终于如愿进厂，成为一名正式纺织工人，他终于有了一只自己的“饭碗头”。对母亲无私的爱，我们子女没齿难忘永远铭记在心。

忆林

咸鲞鱼

| 史敏晶 文 |

说到夏天的搭粥小菜，我心心念念想吃苏州采芝斋的“虾籽鲞鱼”。现在网购很方便，网上买了都可以夕购朝至。

我上幼儿园前，常跟奶奶住在苏州伯伯家。夏天喝粥，也是欢喜的，因为可以吃上生病发热大人才肯买的听头（罐装）肉松。而奶奶也总是神神秘秘从碗橱顶层，油纸盒子里揀一块深暗色的“好么事”放碗里。筷子夹一点点，放粥面上，囁囁“米道”，喝喝粥，她从不给我吃，好像自己也是舍不得吃的样子。一小块吃个两三天呢，那时，没有冰箱，可夏天也不见坏。有一次，我垫了小板凳去开橱门，还打翻了一只碗，吓得要吃“笋烤肉”了。此后，奶奶也就同意我，筷头可以沾点表面的“米道”搭搭粥了，后来才晓得那就是“虾籽”。也因为鲞鱼很咸，骨头又细，她是怕我咳嗽、卡刺，才不给我吃的。

“鲞”本义为剖开晾干的鱼，后泛指成片的腌腊食品。“咸鲞鱼”当初食之，则不知其名。我闻知其名，还得从无锡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起。嘉庆年间，无锡城北张氏生下个遗腹子叫“陈阿尖”。阿尖五六岁的样子，有一次看到挑担卖咸鱼的小贩和邻居在讨价还价，趁其不备，顺手偷了条咸鲞鱼，放在身后，贴紧墙壁，手里拿了根稻草装模作样地玩耍。谁也不会想到光着身子的小孩会因条鱼在身后。等卖鱼人走远了，拿回家，贪到了小便宜，还受老妈一顿夸。从此，走上飞檐走壁、踏雪无痕的剧盗淫贼的道路，落得杀头的下场。无锡也多了一句“一条鲞鱼毁阿尖”的谚语，警示世人不要溺爱孩子，子不教父母之过的道理。

咸鲞鱼，大概从浙江沿海传入的，渔民出海带上粗盐，鱼一打捞上船就盐渍，鱼晒干，可长时间存储。一般反复腌晒三番，谓之“三曝”。如若不是晒得很干，或者黄梅天返潮，鱼的咸腥味，仿佛以前三阳南北货商店咸货专区的特殊味道就在鼻尖漾起。儿子学校回来，一袋子袜子打开时，老妈常取笑道：“孝敬你的咸鲞鱼啊。”

外婆是绍兴人，她喜欢蒸咸鲞鱼吃的，下面垫豆腐，吸咸头。也可以鱼切块，蒸肉笼松。最最好吃，是浸泡软了，和红烧肉一起烧。鱼则吸收了肉的油脂，肉则融入了鱼的鲜咸。可谓吃得汗流长，盼得秋风凉。

“我与灵山的故事”征文启事

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关键之年，也是灵山胜境建成开放25周年的喜庆之年。值此金秋之际，江南晚报社和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“我与灵山的故事”征文活动，面向社会各界人士诚挚征稿。

一、征文内容

紧扣“我与灵山的故事”主题。跟灵山相关的工作、生活、旅游经历皆可，要求内容充实，主题鲜明，情感动人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应征稿件必须是原创首

发。文体为散文、随笔。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

三、征文时间

即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。

四、征文邮箱

lings2022@126.com

五、征文发布

《江南晚报》“二泉月”人文副刊从征文中择优刊发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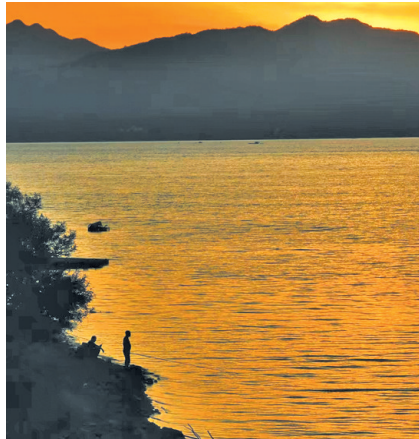
由主办双方及相关专家组

成征文评奖委员会，评出获奖作品。

一等奖3名，各奖励5000元；
二等奖5名，各奖励3000元；
三等奖10名，各奖励1500元；
优秀奖若干，各奖励价值500元灵山纪念品一份。

江南晚报

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



夏暮

摄影 李玉祥